

蔣士銓劇作研究

蔣士銓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蒋士铨剧作研究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2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5.5 插页 2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 册

书号 ISBN7—104—00030—5/J.15 定价 1.30 元

昆曲传奇创作,在它自己历史发展的行程上,经过明末清初两个高潮,渐渐失去夺目的光彩,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象《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这样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品。蒋士铨的剧作生涯,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他的剧本虽以文采风流和人物刻画的生动见称于世,但也终于没有能够挽回已经出现的昆剧创作的颓势。

蒋士铨文学造诣很深,他的诗与散文,与袁枚、赵翼并称三大家。他的剧本才华横溢,其内容也涉及当时社会和政治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与现实有紧密的联系。为什么它们未能被搬上舞台,大多仅存于案头,影响也远逊于他的前辈呢?这岂非太不公平了吗!其实,细想起来也不尽然。每个作家都各有自己的遭际,其成败利钝,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客观因素有关。从客观上说,在蒋士铨从事戏剧创作的时候,在昆剧面前出现了两个不利的条件。其一、到清代中叶,各种阶级的、民族的、社会的矛盾又尖锐起来,统治者加强了思想钳制和政治高压,使士大夫文人思想上逐渐失去尖锐性和鲜明性,这种情况不能不严重影响昆剧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与群众产生疏远和隔阂;其

二、面对昆剧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各种蓬勃发展的地方戏,以其生动、活泼、新颖、自由的时代宠儿的姿态,向昆剧挑战,逼迫它让出舞台上的统治地位,胜利当然属于更顺应时代审美要求的这一方。从蒋士铨的主观条件来说,思想上受儒家封建伦理观念影响较深,使他对时代和生活的认识受到很大的局限,影响作品的深刻性。这一点,只要做一个比较,就可以明白。蒋士铨是很崇拜既是他的前辈、又是他的同乡汤显祖的。他写过《临川梦》,在自己创作的道路上也扯起了“情”字的大旗。但他并没有真正掌握汤显祖以情反理的精神实质,在他的作品中,“情”具有更浓的封建伦理观念的色彩,而缺乏汤显祖剧作中那种对情的强烈的理想色彩和对封建礼教无情揭露的批判精神。从实质上说,蒋士铨比汤显祖已经退了一步。再加上经过清初民主思想的发展和生活中反封建、反专制主义斗争的酝酿、发展,这就使蒋士铨的思想和现实之间存在更大的距离。用老眼光看新时代,不可能真正继承前人,超越前人。真正能继承汤显祖的“情”的思想,又在自己时代的基础上跨越汤显祖的人,是创作了《长生殿》和《红楼梦》的洪昇和曹雪芹。

对于古人,具有封建伦理思想,并没有什么奇怪,也不必加以苛责。何况蒋士铨的思想状况,正如上面所说,与当时政治状况密切有关,并非天生固有。我们研究古人,不是为了媚古谀古;实事求是地指出古人的不足,也不等于全盘否定,而在于从古人的得失中引出历史经验,为我所用。评价一部现实主义的或具有现实主义因素的作品或一个艺术形象,作家的某种思想、观点、倾向,并不是这部作品或这个艺术形象的全部,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要善于从复杂的状态中作细心的区别,吸收其对于我们有用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蒋士铨

剧作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对当时社会、政治上某些现象的揭露批判,仍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我国古代杂剧、传奇作品十分丰富,这是对我们很有用的宝贵遗产。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几部众所周知的古典名著上,没有去作更广泛、深入的探索。研究名著当然是很需要的,但仅止于此,则局限性很大,不能加以比较,不能在宏观上作整体的、辩证的认识,很多历史的、文学的、艺术的现象就难以得到解释。比如说,研究蒋士铨和杨潮观,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对清中叶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人情世态等,获得很多的形象的知识。它们对于了解文学上、戏剧上的许多现象都是很有用的。

熊澄宇同志是一个年轻的研究工作者,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蒋士铨,获得一定的成果,是很可喜的。他的治学态度很严肃,克服资料方面的和其他方面的种种困难,几乎阅读了包括戏剧作品在内的蒋士铨的全部作品和各种版本。为了取得更多的资料和增加感性知识,他走出大门去进行调查、访问,凡是蒋士铨生活和活动过的地方他都去了,因此能突破某些传统的看法,纠正一些不确切的说法。这些新看法也许不是什么重大的发现,即使是点点滴滴,在科学上也是有意义的、值得重视的,因为得到它也不容易,要花费相当大的劳动。熊澄宇同志的著作,是目前研究蒋士铨的第一部专著,书中也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这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是对于年轻的研究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可怪;他敢于在研究领域里把步子跨大一些,而且肯花时间,肯吃苦,脚踏实地,严肃治学,这才是最重要的。

1986年11月5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郭汉城
引 言	1
第一章 蒋士铨其人	3
一、家世小考	4
二、生平简述	11
三、诗文探胜	19
第二章 剧作大要	29
一、版本存佚	29
二、本事提要	36
第三章 追求与批判	50
一、虚光折射	50
二、“盛世”哀音	55
三、古丈夫与词人	68
第四章 正情与变情	78
一、忠义之情	81
二、情之变	88
三、发乎情，止乎礼义	95

目 录

第五章 结构与文辞 ····· 102

一、衰落与革新 ····· 102

二、史官秉性 ····· 107

三、诗人才气 ····· 114

第六章 一代曲家 ····· 125

一、时代风尚 ····· 125

二、曲家手段 ····· 131

三、纯正之文人剧 ····· 138

结 语 ····· 144

附 录 ····· 146

蒋士铨年谱 ····· 146

主要参考书目 ····· 163

引言

乾嘉以还,花部勃兴,昆剧衰落。从北到南,昆剧已失去其曲坛霸主的地位。然而,这时仍有一批文人剧作家在从事昆剧创作,蒋士铨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蒋是史官,是诗人,又是曲家。他的剧作在当时影响甚大,李调元《曲话》称之为“近时第一”。本书试图结合蒋士铨个人经历、社会背景及曲坛大势,探讨一下蒋士铨剧作在昆剧衰落时期的地位和影响,以便为我们今天的戏剧创作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

一九八五年是蒋士铨逝世二百周年。二百年来,介绍和评价蒋士铨的文章寥寥无几,研究蒋士铨剧作的专著则几乎没有。在已出的几种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对蒋士铨的剧作虽然毫无例外地会有几百字的概括性介绍,但往往观点不一,甚至相互矛盾。清人杨恩寿在《词余丛话》中写道:“藏园九种,为乾隆时一大著作,专以性灵为宗。具史官才、学、识之长,兼画家皴、瘦、透之妙,洋洋洒洒,笔无停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则认为:“以夫言曲,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外,无足称者。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也。”吴梅《霜崖曲跋》称:“余尝谓传奇中情词赠答,数见不鲜,其能扫尽逾墙窥穴之陋习,而出

以正大者，惟藏园而已。”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曰：“蒋士铨之曲，学汤显祖作风，而能谨守曲律，不稍逾越，为近代曲家所难得，当可推为乾隆曲家第一。”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说：“论质论量，蒋氏为当时一大手笔，是毫无可疑的事。”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则认为“前人对此多有美评，大都未能从戏剧整体精神出发，或喜风流韵事，或是寻章摘句，在少数曲文上作了片面的欣赏。”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则又认为：“他追步临川遗风，谨守吴江绳墨，且又融合诗词的清婉风致，在当时案头之曲日益走向末路中，其剧本尚不失为可读之作。”同评一人，其矛盾至此，也可说明我们对蒋士铨的研究还确实不够。然而研究中国戏曲史，特别是清代戏曲，却不可避免地总要对其剧作作出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这便是促使我选择这个题目的初衷。

本人才疏学浅，初涉曲坛，舛误之处，定有不少，愿以一孔之见，作引玉之砖，以待方家。

第一章 蒋士铨其人

蒋士铨，字心馀，亦作莘畬、辛予、新愚，一字苍生，别署中子、雁沙等名，号清容，晚号定甫，南昌故居名藏园，又称藏园居士，北京书斋曰离垢庵，故亦署离垢居士，生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卒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后人对其评价曰：“士铨性悱惻，以古贤者自励，急人之难如不及。诗词雄杰，至叙述节烈，能使读者感泣。”^①“生平无遗行，志节凛凛，以古丈夫自砺，遇不可于意，虽权贵，几微不能容其胸中，”^②“非一刻忘世者，趋人之急若鸷鸟之发，恩讎寡耆艾无所靳”，^③“诗古文词负海内盛名，古诗胜近体，七古尤胜，苍苍莽莽，不主故常，而最擅场莫如曲，直造元人堂奥”。^④“所填院本，朝缀笔翰，夕登毡毼，”^⑤李调元称其曲为“近时第一”。^⑥“高丽使臣尝

① 《清史稿·蒋士铨传》。

② 袁枚《翰林院编修候补御史蒋公墓志铭》。

③ 《藏园诗序》。

④ 《清代学者像传》。

⑤ 《嘉庆续修扬州府志》。

⑥ 李调元《雨村曲话》。

饷墨四笏，求其乐府，以夸荣东国”。^①可见其当时影响。

一、家世小考

一九八五年系蒋士铨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二百年来，介绍和评价蒋士铨诗文剧作的文章不少，而其家世却鲜为人知。现根据有关史乘及同时代诗文资料考述如下：

蒋士铨自撰《清容居士行年录》（或名《忠雅堂年谱》）曰：

余家先世姓钱氏。

《忠雅堂文集》卷七《先考府君行状》曰：

先世居长兴，代有显者。

查《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二载：

旧志表吴兴著姓曰：沈、钱、邱、钮。其所见甚不广。沈著于武康，为沈戎之后；钱著于长兴，为钱林之后……

《湖州府志》卷九十载：

钱林，字元茂。汉建武中为谏议大夫。元始中王

^① 阮元《研经室二集·蒋士铨传》。

莽专政，来隐于平望乡陂门里梓山东造村，穿港开陌，俾水陆交通。层屋盖山，高门面水，疏桐映井，密竹临池，松桂传芳，芝兰送馥，洲渚园林，幽远蒙密，林居其中，名利不干。子孙因家焉。

由此可知，士铨为汉谏议大夫钱林之后。

士铨祖父名承荣，字静之。《先考府君行状》曰：

生怀宗六年癸酉。甫十二龄，天下大乱，甲申窜江西，为铅山人。

《行年录》载曰：

先祖静之公，讳承荣。家素封。年九岁^①，值明季土贼作乱，家人仓卒惊避，匿公巨榭中。时国朝定鼎，遣将平吴越，固山某公至钱氏宅，发榭得公，奇公状貌，挟之去。过玉山，历广信府，达铅山县。时蒋公圣宠为邑长者，与固山订交相友善，年逾四十无子。固山遂以静之公为其嗣，于是始为蒋氏子。

由是可知，士铨之先祖系由长兴钱氏转为铅山蒋氏。《忠雅堂诗集》卷十四有诗曰：

我祖生吴兴，九龄^②值丧乱。全家避氛警，扃匱匿

①② 《先考府君行状》标蒋之先祖生于明朝怀宗六年癸酉（1633年），到甲申（1644年）明亡，正好12岁。此二处有误。

童卯。大帅逐狼豺，挟以逾岭坂。于时我曾祖，誉望鹄湖冠。张筵友卫霍，醉发徵兰叹。爰乞灵芝芽，移植瑶阶畔。嗟哉覆巢羽，卵翼思无间。长松荫修萝，寄生成直干。

此诗可为佐证。

铅山蒋圣宠后自生一子。士铨祖父蒋承荣即“以圣宠公命，自铅山移居南昌”^①，与蒋圣宠分居了。

蒋承荣因遭乱离，自幼失学。“性孤介，不屑屑治生产。年三十偕二三作达之友，遍游名山大川，历五岳者再”^②，“谈海内山川如指诸掌”。^③倦游归来后，与妻祝氏“长斋礼佛，不理世事。姻亚来慰藉者，未尝不哀其志焉”^④。蒋承荣生于明崇禎六年(1633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终年七十二岁。配妻祝氏，有一女三男。女适南昌万氏。三男长名基，号汉先；次玺，号玉符；次坚，号非磷，即士铨父。

蒋坚生而颖异，幼以智侠闻名乡里。据《先考府君行状》记载，因叔父蒋恭伯爱甚，七岁与其为嗣。十三岁，因生父蒋承荣及二兄长均以故游四方，生母祝氏在家日夜操作，衣食不能给，乃“垂涕请于叔祖曰：儿稚，力可食二人，所生如此，愿身养之。恭伯公哀其志，令还本支。乃质衣冠得钱八百，贩粟五斛，肩鬻于市。”袁枚《赠编修蒋公适园传》曰：

公讳坚，字非磷，号适园，江西铅山人。生而家贫，

①②④ 《清容居士行年录》。

③ 《先考府君行状》。

肩粟养母。困童子试郁郁，乃请于母曰：儿年二十八矣，未博一衿，幸诸兄侍，愿游学如欧阳詹。母许之。先入都，至山右、汉阳、岭南、蓟门、河洛诸郡，而晚年再游京师。公精法家言，诸侯争延之。

蒋坚游幕一生，以山西泽州时间最长。《乾隆凤台县志》卷九载：

蒋坚，字磨之，江西铅山人，候补州同。以名法佐郡守佟国珑幕，十年始终其任。会民多逋欠，逮国珑下狱。坚单骑驰至泽，伴国珑狱中数月。泽士大夫皆愿输刀布脱国珑于难，后州牧刘毓岳扼之。一日，讼庭杖一囚，忽大呼曰：吾事如在蒋公时冤雪久矣。毓岳问案吏，具以对。乃躬诣狱中，延坚出，欲宾之。坚曰：我为佟公来，不知有公。刘曰：主我必脱佟公。坚曰：脱佟公无不可。刘下令曰：能为佟公输金者听。三日集五千金。国珑归而坚佐毓岳。又三年，刘以忧去。方欲归，郡人王少司农高其义，延为上宾，历佐其子弟幕。

蒋坚“为人刚毅惻怛，嫉恶人同仇讐，凡阴柔诡譎者必严斥之，令有所忌憚不敢犯。若贤人才士则亲爱如骨肉，而莠独之人又扶持保护之”^①，一生扶贫救难之事甚多，其侠义行为及利世济民、讲求实用的思想对蒋士铨性格形成有明显影响。据蒋士铨《先考府君行状》所记，乾隆九年，士铨二十岁生日时，其父言道：

① 《先考府君行状》。

我以名法游天下三十年，每治官书，必惻然求其生，而失之死者或犹未免，造物故颠倒而待我殊厚。故行年且七十，犹拥轻裘对妻子，否则道路死耳，何有汝焉。汝他日苟用于世，但能熟玩吕刑，以郅都十三人为戒，常存哀矜诚惠之心，行乎五听三宥间，汝有后矣。

乾隆十二年，士铨入府庠读书，其父训曰：

读书期为有用之学。苟寻章摘句为四股八比文，即诩诩为秀才，偶举古今事问之，呐呐然不知也。试以一二乡邻曲直之事，芒芒然徘徊搔首不能为也。此与不识字者等。小子辈其知择术乎！

此二段训语，士铨终生不忘。

蒋坚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卒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雍正二年(1724年)完婚，配妻钟氏，除士铨外尚有一女。平生所著有《律断》二卷，《晋昌纪狱》二卷，《求生录》四卷，《铁案》一卷，《剑旁诗》一卷，《书法指南辑说》一卷。

蒋士铨母钟氏，名令嘉，字守箴，晚号甘荼老人。关于其籍贯有三种说法：

令嘉字守箴，晚号甘荼老人，铅山人。

(《江西诗徵》卷八十六)

钟安人令嘉，字守箴，号甘荼老人，江西余干县人，

处士志顺女，铅山州同蒋坚室，编修士铨之母。

（《国朝闺阁诗钞》卷四）

吾母姓钟氏，名令嘉，字守箴，出南昌名族。

（《忠雅堂文集》卷二《鸣机夜课图记》）

南昌钟滋生先生，讳志顺，侨居余干县之瑞洪镇。素称长者，生男子四人，女子五人。吾母太安人其季也。

（《清容居士行年录》）

后一种说法出自士铨手笔，似更可信。据此，可确定钟氏为江西南昌人。

钟氏与四十多岁的蒋坚结合，在当时也颇有一些议论。据《行年录》载：

吾母太安人……为滋生公所奇爱，择婿至十八龄无当公意者。公族子明经恭绳公举府君行谊以告，滋生公亦奇我府君，遂以吾母许之。

《忠雅堂文集》卷九《祭外祖滋生公暨妣李孺人文》亦曰：

翁子九人，母当其季。爱加弱息，昆无异视。母年逾笄，媒者纷至。繄袴市井，群口称利。翁曰：里儿，是岂我婿？择婿实难，姑以待字。是时我父，齿越强仕，壮游来归，内忧初既。廿载天涯，不告不娶。岂无斧柯，

实养亲志。后土皇天，共闻是言。翁曰孝哉，斯人信贤。吾女克孝，礼法不愆。不字云何，克配是焉。乃破俗议，独行其意。

钟氏一生，堪称封建社会的“母范”。袁枚《蒋太安人墓志铭》称其“性明慧仁恕，姻礼则，晓书史”。由于蒋坚常年游幕在外，育儿教子之责，其一人独当。《铅山县志》曰：“士铨经书皆母口授，十五龄完九经，始命出就外傅”。士铨幼时，家境贫困，饥荒侵袭，一家人生计全靠钟氏操劳维持。因此，她特别注重培养后代“能习于勤”。士铨成名之后，她仍不忘以“勤劳”为训诫。据《铅山县志》载：

士铨官京师，为蕺山、安定书院山长，母皆与俱。
江浙诸太史内子闻母贤，争邀至西子湖、平山堂燕赏。
珠翠绮罗照耀江山，母以荆钗裙布列坐其间，泊然自若。

其以仁爱传家，“时时存心惠物。曰：人之所以生，仁也。人而不仁，安用生为”。^①士铨少年时与母相依为命，居官后长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的品质、行为对其一生无疑有重大影响。据笔者考证，士铨壮年辞官的决定就是在其母的督促下作出的。袁枚《蒋太安人墓志铭》曰：“太安人虑其性刚，将忤众，命还山读书。”蒋母《自题归舟安稳图》亦曰：“馆阁看儿十载陪，虑他福薄易生灾。寒儒所得要知足，随我扁舟归去来。”由此可证其事。

①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五，《蒋太安人墓志铭》。